

年过，春至。小乐觉得，趁着年味儿尚未完全散去，现在是总结过去，展望未来的好时机。

辞旧迎新的特殊时刻，身在军营的战友往往有一些更为珍贵的感触。这些感触各有不同，但细细追溯，认真品味，就会发现，那份关于军营春节的快乐穿越年代，一直未变。

这份快乐，是懂得感恩父母的成长，是为战友修鞋写信的情谊，是在西沙有战友相伴的温暖，是借助科技传达祝福的喜悦……

这份快乐，发源于职责在肩的军人荣光，落脚在一家不圆万家圆的心甘情愿，本质还是那份忠诚奉献的军人情怀。

年味与兵味、战味交汇，幸福和使命、责任相融。那些欢乐的过年回忆值得回味。

一年之计在于春。亲爱的战友，就让我们带着过年收获的感动，成长，元气满满，快乐再出发！

——编者



关注“迷彩TATA”
分享你的欢乐故事

欢乐，那些值得回味的“经典”

微信拜年感动多

■排长 李佳宝

军校毕业分到部队，我成了一名光荣的空军排长。为了尽快熟悉连队情况，年底我主动申请留队过年。

这一眨眼就到了大年三十，给亲朋好友拜年可是必不可少的节目。往年都是一家人边吃年夜饭，边拜年讨红包。今年不在家，咋办？

“一机在手，天下我有！”嘿嘿，当然是用手机微信为他们送上最真挚的祝福啦！

新年吉祥话、逗趣表情包、拜年短视频……大年三十下午，我抱着手机开始忙活起来。

“朱教导员新年好！去年我发表文章几十篇……”第一条拜年微信发给我的新闻“启蒙人”朱教导员。“叮咚”，回复来了：“好样的，没看错你！新年加油！心想事成！”简单的言语让我动力满满。

“课目：5公里。考核人：李佳宝。成绩：21分，良好！老池，这份新年礼物还不错吧？”别奇怪，这就是我给新训班长老池的拜年微信。曾经，我的5公里成绩是老池的“心头痛”，“进步不少，不要骄傲，下一个目标是优秀！”老池的语音祝福就像他本人，干脆利索。

“兄弟，给你拜年了。看到你的微信朋友圈了，有需要帮忙的别客气！”语音刚给许久不见的“老铁”李明发过去，他的电话就回了过来。是拜年，也是感动……

以前，一到过年，我得收上百条拜年短信。这两年大家都转移到微信了，拜年祝福的方式也是花样翻新。发文字、发语音，还有拜年小视频、拜年红包……

感谢高科技，让我们真正实现了天涯若比邻。这微信送祝福，简单便捷，真情同样不打折扣。我的战友小杨，今年干脆就用一条微信朋友圈给亲朋好友拜了年：“收到很多祝福，就不一一回复了，大家新年快乐！”下面一串点赞，不少朋友用撒花、笑脸给予回复。这倒省时省力了。

但有一种拜年微信却让我很“伤心”——群发消息。也不管收信人是谁，也没个具体称呼，统统都是复制、粘贴、发送。即使它文字很优美，措辞很华丽，却都是套路，真情难觅，没有温度。对这种“走心”的信息，我都会开玩笑地来一句“群发不回”！

送祝福送得正忙碌，“叮咚”一声，家里大哥发来新年祝福。聊起在部队过年，曾经当过兵的大哥“话匣子”就打开了。他们那时候过年，最大的乐趣就是用营区公用的IC卡电话给家里人打电话拜年。想多唠一会？那可不行！一大堆战友哈哈地排队等着呢。大哥说，你们现在真幸福，微信聊天这么方便，一家人还能通过视频见一面，拉一拉家常。你可得在部队好好干！

看看，这一过年，微信不仅成了我拜年送祝福的“神器”，还成了我的“加油站”。好嘛，亲朋好友的鼓励都已收到！大家放心，新的一年已经来到，我会继续撸起袖子加油干！

版式设计：高旭尧
漫画绘制：方汉

白沙银滩女兵谣

■连长 路冰洁

3年前，我军校毕业来到西沙。初见西沙，她比我想象中的还要美，晕船的不适感瞬间被激动和兴奋所取代。那年过年，我选择留在永兴岛。

第一次在西沙过年，最深的印象是温暖。气候很暖，毕竟我们这里的特色就是高温、高湿、高日照。心里也很暖，这里缺土、缺水却不缺年味，还有一帮可爱的战友相伴。

除夕这天，男兵挂灯笼、贴对联，女兵除尘扫旧，一片喜庆祥和。大学生女兵杨素英被战友称为“海岛书法家”，只见她稍加思索，一副“西沙女兵不让须眉万干风，天涯玫瑰英姿飒爽尤多情”的对联便“横空出世”。

“椰子在岛上属于战备物资，但今

天过年，我们也奢侈一把。”指导员黄海洋豪气下令，“冯雷，给你个光荣的任务，给全连每个人都砍个椰子，晚上我们开个‘椰子茶话会’。”

“得令！”“砍椰大哥”冯雷兴奋地带着两个战友，挥舞长铁钩，“哐哐哐”，几十个椰子应声落地。

那个年三十，大家喝着椰汁，吃着椰肉，伴着星光，谈着梦想，一起守岁。温馨的场景让我久久难忘。

“集合，参加游园活动！”初一上午，黄指导员话音刚落，就见众人提着袋子，个个喜笑颜开地从宿舍楼冲出来。吃饭都没见大家这么积极，看来这游园挺有吸引力。可为啥都提个袋子呀？

“方便装奖品呀。”驻岛15年的

“老司机”康洪班眨着眼睛提醒我。一进广场，真是热闹，套圈、蒙眼敲鼓、自行车慢骑等10余项游戏让人目不暇接。让我惊讶的是，西沙玩套圈，套的竟然是鸡和鸭……

为了能够丰富餐桌，大家也真是蛮拼的，争先恐后地排着队。我也心痒难耐。没想到，第一次出手，我就套到一只老母鸡，果然是新手手气壮，围观战友顿时欢呼起来。玩得开心，还有奖品，这样的活动再来一沓也不嫌多。

那几天，连里还有沙滩排球、沙滩CS、“天涯好声音”等集体活动。在白沙银滩上挥洒汗水，在碧海蓝天中一展歌喉，我的思乡之愁不见了踪影。

当然，西沙过年，枕戈待旦、战

备值班也是节日一部分。“让人民安心过年，是天涯哨兵最大的荣光”，除夕这晚，我们频频和各小岛试线通话，比平日更加繁忙。海涛声、电话声，声声入耳，好似为我们西沙女兵响起的别样爆竹声。

西沙守岛兵，睡觉也得睁只眼。初二早晨便是一场紧急集合。大家都已经很淡定了，只是没想到这次军犬“妞妞”来捣乱。一个不注意，它就“入室抢劫”成功，叼走了女兵黄琰的一只作战靴。黄琰一脸委屈地挨批评，“妞妞”却在一旁跑得欢快。岛上不仅要防台风，还得防“妞妞”，这事从此成了通信连过春节的一个“梗”，每年都有人说道说道。

西沙军民鱼水一家亲，不是亲人胜似亲人。春节到渔民村中去给老乡拜年，是西沙部队的习俗。大家帮助渔民老乡打扫院子，维修电器，还要表演一些即兴节目。

“西沙的女兵哟，西沙的女兵哟，西沙的女兵爱西沙……”大家清唱起《西沙女兵》，老乡打起拍子，轻轻和着。那一刻，我内心温暖无比，这是我的西沙，我的家。

(益世舟、屈成刚整理)

爸妈夸我“懂事啦”

■列兵 韩坤

人生中的第19个年，在军营的第11个年。

初一早上吃完饭刚回到宿舍，我就收到老妈视频聊天的邀请。破天荒啊，老妈平时怕打扰我工作，从来都不主动打电话的——

“坤儿，新年快乐！妈妈没啥事儿，就想看看你。瘦了，黑了。你训练忙，照顾好自己啊……”

一听老妈又要开始唠叨，我忙不迭地说：“好啦好啦，知道啦。先不说了妈，我们要集合搞活动了。”我匆匆地挂断聊天，转身便和战友玩起游戏。

正当游戏千钧一发之际，手机屏幕上忽然弹出一条信息，害得我操作失误，game over。

一探“罪魁祸首”，却发现是老妈发的一连串红包，备注着“压岁钱”。

天啊，我没看错吧，这是到自己口袋里的压岁钱？

要知道，在我过的前18个年中，压岁钱对于我来说，从来就只是个“过客”，还没被我捂热乎，老妈就把它收走了。抗议多次，均无效。跨行转账都要手续费呢，而我活脱脱成了妈妈的招财猫。

果真，“压岁钱妈妈先帮你收着”，是童年最大的谎言。现在，“过客”终成“归人”，我忍不住对着手机屏幕亲了两口。

隔了一会儿，老爸也发来了消息。难不成也是给我的压岁钱？

打开一看，是他和老妈的合影，照片上他们穿着喜庆的新衣，还有他拍的妈妈给我发红包的小视频。这时正好排长张文跑来收集家人合影，我随手把那张合影传给排长，信息都没给老爸回，就忙着继续“开”我的“黑”了。

晚上连队自办小晚会，一段吉他的声悠然响起：“当你老了，头发白了，睡意昏沉……”本来还在嘻嘻哈哈的众人一下都安静了下来。

伴着歌曲，一张张战友家人的合影投放在屏幕上。老妈的照片出现了，这是我第一次如此仔细地看他们，妈妈头上那一缕白发直接扎入我的心底。

我耳边响起上午李连华班长的话：“你这两年都回不去家，父母肯定特别想你，我看你平时也不怎么跟家里联系，要多关心父母啊。”

一年又一年，父母陪着我一点点长大，我却不能陪着他们慢慢变老，他们甚至在我不知道中就老去。我想起儿时过年——噼里啪啦的鞭炮，热气腾腾的饺子，还有那期盼已久的压岁钱，记忆里满是充满幸福的味道。如今，在部队过年我有一帮战友陪着，爸妈呢？

不知不觉间，眼前一片模糊，“爸、妈，我想你们了。”我写了删，删了写，过了许久，这条信息终于发送成功。

第二天一早，妈妈又打来电话。

“坤儿，昨晚怎么了？我看天气预报你们那边降温了，多加点衣服。”

“妈，我没事儿。对了，这次压岁钱是给我的吧？前些年可没少被您‘骗走’……”

“你小子，钱都给你存着呢。还怕少了你的？”

“不怕不怕，我给你和爸爸买了保暖内衣，等快递到了你们试试合不合适。”

“你怎么这么懂事了……”电话那头，老妈忽然顿住了。

我还没告诉她我更懂事的决定呢，我要把年前刚收到的津贴汇给她。这算是部队发给我的“压岁钱”，还是让妈妈帮我收着……

(张修山整理)



那个年月不一般

■老兵 成爱祥

关于过年，印象最深的，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当连队指导员时过的那些年。其实也没啥大事，就是修修鞋，写写信，吃顿好点的年夜饭，但我却一直记挂到如今。

那时候，每年春节前夕，部队都要出去野营拉练3个月，天天行军。加上物资匮乏，每人就两双鞋，一双胶鞋，一双布鞋。回到营区，鞋子就烂得没法看。再买一双？那点津贴还要办年货寄回家呢。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，自己动手修吧！

谁会修呢？那自然是连队修鞋箱的保管员，我和徒弟小丁了。我新兵刚下连时，从老班长那学到修鞋技术，就开始为大家修鞋。后来我提干当了指导员，修鞋的事情依然如故，大家也一点不跟我见外。

那时过年只放4天假，除了组织球赛、看“老三战”，多数时间大家都在营区内自由活动。4天里，不放假鞭炮、不挂春联、不贴福字，提高警惕抓战备。

年三十早晨，刚把背包打好放在床头，大家便把鞋陆续拿到连部，等着我和小丁“妙手回春”。“撞车”了咋办？战士先，干部后，新兵先，老兵后，这是连队的规矩。

修鞋如行军打仗，也讲究战略战术。修鞋箱打开，一排排工具码得整整齐齐赛阅兵。我提起一只鞋左右端详，“前沿开口，后方遇裂，这片布鞋阵地岌岌可危啊！”

“指导员，下午和五连的球赛还指着穿它上场呢……”鞋的主人发话了。

“放心吧，啥问题都难不过老鞋匠。”

4天里，我俩陆续修完几十双鞋，全连从战士到干部都穿上了带补丁的“新鞋”。看着他们在篮球场上生龙活虎、连连得分，我心里就俩字：舒坦！

吃年夜饭，是全连盼了一年的大事。四菜一汤加一大盘饺子，可让一菜一汤过了一年的官兵解了馋。吃着吃着，我却看见有些新兵偷偷抹泪。哦，是看着有些老兵家属来队，想家了。

果不其然，吃完饭就有战士拿着家书找我读信、回信。那时部队官兵识字率低，经过连队一年“扫盲”，大部分战士已经能自己读信。可对于很多当兵不久的新战士来说，这件事还得靠组织。

为保护战士隐私，我们读信回信都采取“一对一”模式。我拿着家信一个字一个字给他们读，教他们认，“今年地里收成不孬，你弟你妹也会干活了……”“二老身子硬朗，家中一切安好……”

当然，新兵来自天南地北，有些不懂的方言我还要请教战士当“翻译”。信的最后，家里人都免不了问一句“过年了，部队里能吃饱不，穿得暖不？”

读着读着，就听见耳边吸溜鼻子的声音，没等我安慰，人家早用袖子

把脸一胡噜，“指导员，回信吧。”回信时，我手把手地教他们写，他们又什么都和我讲。写完他们看了一遍又一遍，珍重之地把信黏好，笑得那叫一个甜。

战士们很信任我，往往一封回信写完，下一封早已在等着。窗外，白雪皑皑的主干道上，是官兵们络绎不绝去供销社买年货的身影，他们要把年货和回信一起寄回家。

现在，我已经迎来人生第72个春节。那些年一起过春节的战友，大多已经失联，但那个不一般年月的很多画面仍铭刻于心。每到过年，我都会非常想念那份官兵其乐融融、艰苦奋斗中的年味儿，想念那些充实而快乐的军营春节。

(卢志荣、陈 陟整理)